

□王家声

# 世上再无刘逸生

□刘三齐

打开画集一看,眼前一阵“浓黑透亮”,正所谓“浑厚华滋”,笔意墨气俱足以宾翁为标,更“自有我在”



刘逸生

## A 勤奋到极致,好学到痴迷

刘逸生(1917-2001),广东中山人氏,知名学者、新闻出版工作者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,以《唐诗小札》《宋词小札》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等作品名世。当下五十岁以上的文化人尤其广东文化人,几乎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。说他的《唐诗小札》哺育和影响了几代人,一点也不为过。

刘逸生出身贫苦,幼年丧父,由寡母带大。他做过鞋匠、木工、排字工、报社校对编辑……书读到高小但没有毕业文凭(长大后才读并毕业于香港的中国新闻学院)。他的父母弟妹中没有谁与“文化人”这个词沾边,但他几经挣扎奋斗,终成大器。

首先,他是个奇人。他的勤奋、刻苦几乎到了极致,好学到了痴迷的程度。而学问的广博渊深和涉猎的领域之多,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。试想,一个鞋匠的儿子,没有书本,没有学习的条件和氛围,也没有什么“引路人”,对知识的孜孜以求,完全来自“兴趣”,来自自觉的本能。他曾说过,在香港那个地方,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中,如果不是喜爱阅读书报和研习学问,他很可能就会学坏。他的刻苦自律是与生俱来的。

他生于乱世,祖上穷困,母亲是个文盲,父亲在他十一岁时去世,于是中断学业,十四岁开始独自漂泊,先是在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,给“编辑老爷”“校对先生”跑腿。但就在跑腿的间隙,他抱住报社仅有的那一部厚似砖头的《辞源》硬啃下去,一个一个条目地读,日积月累,获取了大量知识。后来,还把《康熙字典》的部首背熟了。从读字典、辞典入手学文化、做学问的人,还真的是“稀有”。而他就是从这夹缝中突围而出的,这实在是一



## B 小札成系列,学问臻上乘

刘逸生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看重的其实是一部“阳春白雪”之作——学术专著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。他十八岁时在澳门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《己亥杂诗》,十分喜爱,自此便爱上龚诗,反复吟诵,熟记于心。但龚诗典故很多,兼及儒释道,是出了名的难懂,从来没有人敢去注。很多诗句的解释,他一直多年求解。“文革”后期,刘逸生被借调到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,他抓住这个机会,利用大量的馆藏古籍,开始了注释《己亥杂诗》的攻坚。在《己亥杂诗注》中,刘逸生花了三年时间去追查,其精心、精细可见一斑。注释诗三百多首,翻阅图书不下千种。1981年秋,《龚自珍己亥杂诗注》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

刘逸生的每部书中都夹着大量字条、剪报等,剪报都标明出处(报刊名称及年月日),十分方便归类使用和查找。比如一部《亲属称谓词典》中,就夹有《闲话称谓规范》《“先生”的含义》《对亲属的谦称和敬称》《同志·师傅·

## C 终身“三国迷”,翻案结局缘

有一部书的出版与刘逸生意外有关,颇值得一提。约在2001年,我突然接到广东中山市石岐镇一位读者的来信,说从书店买到一本《三国演义》,看到刘逸生对民国时期出版的《反三国演义》(又称《反三国志》)一书多有贬损,心中不忿。原来他是《反三国演义》作者周大荒的曾孙子周中柱。

刘逸生从少年到中年到老,终生是个“三国迷”。他十多岁时考进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员,第一次发薪水三块银元,全部用来买了一部《反三国演义》。该书八册共六十回,内容皆是翻《三国演义》的旧案,替三国英雄打抱不平的故事。蜀中五虎将关张赵马黄战无不胜,结局皆大欢喜,曹操、曹植、孙权、司马懿等的权位及生死之事,也被一一颠倒。好人有好报,恶人有恶报,大快人心。但刘逸生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认为,《反三国志》翻案痛快是一回事,“但缺乏生花之笔,……艺术性太差,是此书的致命弱点”。

周中柱直接给我写信,述说他曾祖父周大荒晚年归隐湖南故里之后,曾“辛勤七载,六易其稿”,对原作进行了大量修改,与原书比较,内容更真实自然,人物塑造更有声有色,案也翻得更奇。如今看到《三国演义》的评价,伤心气闷之余,十分希望能联系上刘逸生,“愿将家中珍藏近六十年的作家真迹手稿送刘老先生一阅”,如认为有出版价值,则希望他帮助促成修改本的出版,其“全家愿将手稿赠送”云云。

我马上与刘逸生商量,决定先约见这位特别的来信者。来信者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,带来修改稿抄本的第一册让我们过目。刘逸生取出上海脚云书局本《反三国演义》,同抄本比照着读,果然是修改了不少,有些还大段修改。再经仔细审阅,当即判断这确是周大

荒修改过的本子,而且是很细心的修改。

2001年9月,《反三国演义(修订本上下卷)》在广州出版社正式出版,刘逸生为该书写了“代序”:“我和《反三国演义》的一段‘鸿雪因缘’”。

回顾刘逸生的一生,令人感慨系之:崎岖的求学路,深沉的学者情,杰出的探索力和不凡的学术业绩,而集于其一生的种种巨大反差于今确属世所罕见:学历之低与学问之高,报人之博与学者之专,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……这里只能叹息一句:世上再无刘逸生!



## 演反三国

刘逸生著

朋友微信发来粤东揭阳画家胡天民的书画作品推介,并专门从揭阳寄来了他的两大画集。一为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《凝碧画缘》,系岭东名宿、诗人、书画家郭笃士与胡天民画作的品题合集,由知名文史专家罗明和书法家、文字学家陈初生撰序,另一为荣宝斋出版社出版《胡天民画集》,序言为知名评论家徐鼎一所撰。打开画集一看,眼前一阵“浓黑透亮”,正所谓“浑厚华滋”,笔意墨气俱足,一股现代山水国画巨擘黄宾虹的笔墨意韵、气息格调扑面而来。胡天民的水画作品,笔法程式扎实老到,墨色浓重苍茫,气韵雄浑朴厚,文气古意逼人,卓然脱俗。

古邑潮州,揭阳位于粤东潮汕平原,也称“岭东”,气候常年温暖湿润。自唐以降,便多有中原文臣达官被贬或迫迁至此,特别以“百代文宗”韩愈贬任潮州尤具影响力。其积极为当地驱鳄除害,奖农劝桑,兴学育人,所谓“八月为民兴四利,一片江山尽姓韩”,中原先进政经文化因此被大量带人,使粤东民智较早得以开启。至宋元、明清交替时期,中原王朝历经政权更迭激变,民族纷争动荡,不少皇族权贵、士大夫也被迫退守、南迁至此,偏安一隅,使中原文脉、华夏哲思道统得以扎根弘拓,从而造就了传统中华文化底蕴深厚、又自成体系的独特潮汕文化风貌,包括语言、戏曲、民俗、饮食、建筑、民间工艺等。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,易、医、诗、文、琴、棋、书、画等在潮汕一带欣荣兴盛,群众基础广泛,自明清时期便有名师涌现,如黄璧、陈琼等史册留名。十九世纪末

至二十世纪初,江浙、上海成为画坛前沿,吸引了大批潮汕画界学子,前赴后继前往习艺问道,并走出了大批享誉画坛的名师大家。他们有的学成归来,投身书画,传道授业,涌现了吴凌、林苍石、孙裴谷、范昌乾、高振之、郭笃士、林受益、刘昌潮、罗铭、王兰若、佃介眉、王显诏、李开麟等大批名家,对潮汕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,形成画坛独特的“岭东现象”。

胡天民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于潮州岐黄世家,父亲乃潮州一代名医,书香门第让他自幼便深得传统文化熏陶滋养,而喜好翰墨,书画收藏丰富的家境氛围也让他从小对书画耳濡目染,并有机会幸得潮汕画界名流佃介眉、王显诏等启蒙,起点眼界自当不凡,从此丹青之缘深系紧密。长期在揭阳从事医务工作,余暇研读《周易》,勤修诗文,耕耘书画,得林受益、郭笃士等当地名家指导,走出属于自己的广阔笔墨天地。

胡天民的水画,正如其诗题:“我与宾翁同一癖,墨团团里见流岚。”以黄宾虹画风和理念为高标而坚守、践行,是坚定、清晰和明智的,也是山水画创作一条高远和开阔大道。其书多得“颜”法,笔重气正,力透纸背,圆壮敦实;其山水骨法贯通,有繁有简,勾勒皴擦,点线面体,厚积薄发,疏密、虚实、浓淡、轻重结合互用,朴实沉雄,苍茫厚重,浑然一体。较之宾翁,其似对古之“米氏”、龚半千等水墨“茄点”及厚积薄发也多有吸收并有意为之,并于肌理结构、块面体更为突出,而其简法山水更是卓见格高,这也是其“自有我在”之处,难能可贵。



逍遥不记年(纸本设色) 胡天民

## 出版书单

- 1.《再见了,孤独》(安娜·贝列佐夫斯基)
 

这不仅仅是一本书,它是许多孤独者的自白。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,被爱、被需要,你也可能体验到能吞没一切的内心的孤独。孤独的人常常患有恐惧、冷漠、抑郁、慢性疲劳综合征、惊恐发作等病症,重要的是书中教你如何走出孤独陷阱的技巧。
- 2.《美妙的数学》(吴振奎)
 

全书分成数、形、曲线、抽象、无穷等专题板块,配以200余幅插图、丰富的小贴士和名人语录,全面展现数学的丰富文化及其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,引导学生欣赏数学的趣味、神秘、美,发现数学的古老、严谨、实用。
- 3.《观我生:壁画上的中国史》(苗子兮)
 

从东汉、魏晋南北朝,至隋唐、五代、两宋的千年壁画史中遴选14部墓葬壁画的杰出作品加以解读,呈现一部别具一格、色彩斑斓的中国历史。
- 4.《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》(马建红)
 

这是一部法律随笔集,共收录69篇短文,依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板块:有关法官、律师、法律人和法律学科的,有关法制规范、普通人的生活规则与商业习惯的,有关女性权益保护的,有关散落在现代社会中的民情风俗的。
- 5.《菜园简史》(弗洛朗·凯利耶)
 

本书展现了菜园从15世纪至今在欧洲作为人类农业的起源,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的非同寻常的作用和价值,论述了菜园理想在城市的格局变化中产生的重要作用。

## 粤派批评

早年父执辈的春风化雨,吴瑾深受教益,付诸文字,成了《岭南品艺录》与《广东画坛旧事》二书



《梦溪笔谈》、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、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等,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多是人物的故事、风俗制度等,于正史中往往不易见。在兴亡大事与官式记录之外,别开生面,遂成掌故学。新文化运动之后,傅斯年主张“史学只是史料学”,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,认为书籍的数量是有限的,而像碑文、画像、民谣这类未开发的材料实际可以说是无限量的。掌故学与新历史学派相激相荡,启迪了当代“世说新语”。

吴瑾先生是书画家,生在一个艺术世家,对岭南艺坛的许多掌故了然于胸。早年父执辈的春风化雨,吴瑾深受教益,付诸文字,成了《岭南品艺录》与《广东画坛旧事》二书。岭南艺坛的人物掌故、书画心得、朋友交往等,经历风雨洗礼之后,读来依然趣味无穷,近乎艺坛的世说新语。

吴瑾谈潘觐及其《春还堂图》,潘觐作为典型的传统文人画家,其作品看似远离现实,实则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的态度。潘觐死得有些意外。1929年春的某晚,他与朋友五人宵夜,喝酒吃炸生蚝。食后其中三人腹痛入院,二人得救,潘觐不幸身亡。诗人黄节挽诗:“气夺今朝得赴时,未遑旬日尚论诗。出生入死元无间,富不如贫可莫疑。行若寻常非世有,洒然语笑

## 岭南艺坛的“世说新语”

□李怀宇

至今悲。独因人重遗传画,忍读春来绝笔词。”这里说的“绝笔词”是潘觐死前数日所作大幅秃笔枯墨山水画,上题诗:“迓来人喜事趋时,放眼河山一笑之。笔秀墨枯宁自苦,中原风物待维持。”这首“绝笔词”道出了潘觐和他的画盟诗友维护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和热切期待。

书中写到的东莞人林直勉,曾任孙中山秘书,1925年因涉廖仲恺案入狱。除去奔走革命和晚年疾病,林直勉专注于艺术的时间不多,但大有书名。吴瑾的父亲吴子复书画风即深受林直勉影响。吴子复说林直勉晚年不随便下笔,原因是病躯不胜辛劳。于是爱其书者,虽筒札亦视同拱璧了。“书信往还是难免的事。林先生因为有人把他的书札装裱起来,遂不用墨笔写信,改用铅笔。在一一般人看,他似乎过分珍惜自己的作品,其实不然,他对自己的作品的态度十分谨慎罢了,不愿意随便挥写,把自己不中意的东西留在人间。既自己署名负责的,一定是自己认为尚过得自己关的作品。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态度,这还是一个极有艺术良心的人。”而冯康侯回忆,林直勉以为自己在民国十九年前所作的隶书,都没有成熟,曾吩咐冯康侯,如见他少作便撕掉或烧掉,千万别留以示人。

吴瑾以《自唱自酬还自傲》论李研山的书画艺术。李研山少年时在家乡私塾读书习字,爱好画画,常以画笔描绘乡间景物,也能画人像,显露出绘画的天赋。中学毕业后,李研山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。李研山回广东后,并没有很专心地当法官,据说在庭审时,他无心听那冗长的陈词,竟然以原告被告当模特,画起速写来。

关良是从广东到上海发展的画家,与吴子复相交。关良来广州访友探亲,正值经济困难时期,副食品缺乏。众生则分头骑自行车到郊区,费尽周折才买回大鹅一只,于野意楼宴请关良。此后,关良与吴子复的学生关晓峰多有来往,关良画画,很喜欢戏剧,关晓峰便买好票,请关良到东乐戏院看粤剧。关良一边观剧一边速写,关晓峰便在旁边打着手电筒照明。1978年,关良再访广州,与吴子复一家重逢,午膳后挥毫作画。吴瑾有幸目睹关良作画的全过程,实际并非原想的那样,以为他这种画是随意率性涂抹成的。只见关良略为审视一下直册,先用浓墨勾出人物面谱轮廓,依次画眼鼻、须口、上衣等,再用淡墨写手脚动态,然后上淡彩,眼睛是最后小心翼翼地点上的。用笔缓慢悠然,笔笔全神贯注,没有丝毫松懈。这一番回忆,让人理解了关良艺术的独特之处。

吴瑾的书中,让我最感亲切